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95

28 March 197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一九九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扬先生

理事国: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委内瑞拉

(美利坚合众国)

洪加武先生

巴顿先生

赖亚力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基希亚先生

兰普尔先生

阿洪德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默里先生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115/A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1/62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报告(S/12290 和 Corr.1)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一九九三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也请埃及、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约旦代表努赛贝先生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刚收到了也门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封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全理事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我提议，如果没有人反对，按照惯例，《宪章》有关规定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安理会同意邀请也门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我请也门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他想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也门代表萨拉姆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将恢复审议它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人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允许我首先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愿。 你所代表的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由一位象你这样杰出的人，象你这样的对人尊严的卓越有效斗士来代表，是正当而适切的。

我借此机会向我罗马尼亚的同事对他的国家所遭受的人命悲惨的损失和毁灭性的破坏，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这又是另一次埃及于去年强加安全理事会的无益的浪费时间的讨论。 这些辩论没有一次曾把中东和平推进一步。 相反地，这些只是给死不妥协的衙吏一个机会再一次发表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陈腔烂调。 那是重复、单调、耗神、毫无益处的活动，对安理会理事国代表的智力是一种污辱。

此外，那是阿拉伯国家想叫联合国所有的机构为它们狭隘的目的服务的一个典型例证。 瞧一瞧联合国组织的各专门机构怎么样啦，由于阿拉伯所提出的不相干的决议，它们已背离了主要的人道目标。

就在上星期，我们看到在马德普拉塔举行的水资源会议，又变成必然谴责以色列的决议的政治场所，对水资源这个问题，以色列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并且也正在帮助各大洲许多其他的国家。

我必须说，召开这个会议给安全理事会自己产生重大的问题，也当然对埃及代表团的行径产生疑虑。

首先，我以为安全理事会似乎有必要再度开始澄清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的标准。 安理会的理事国似乎——我怀着最大的敬意——开始让这个机关沦为无用的辩论团体，于是冲淡了国际上最重要议坛的重要性。

就表面来说，《宪章》却丝毫没有规定安理会应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 事实正好相反。 按照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任何会员国都可以把任何争端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如果它

“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三十四条）

此刻，说现阶段的中东问题的冲突符合前述的情况是很难言之成理的。

最佳的证据就在秘书长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找辩论的借口。值得注意的是，在那报告中秘书长丝毫没有要求安全理事会用辩论的方式讨论这些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在他总结的一段中，他的确曾说打算继续与有关各方和共同主席接触，并答应把进一步的发展通知安理会。同时，秘书长在进行他的努力时，我个人可以作证，的确是一直与有关各方有接触的。但是对我来说，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似乎有意避免任何需要辩论的建议。

几个星期前，听说在一个社交的场合，埃及要安理会及早召开讨论秘书长报告的会议。我猜想这是刊载在三月十二日星期六的《纽约邮报》上，秘书长和安理会的理事国那时甚至都还没接到这样的通知。这个要求显然引起我们一些非洲同事的批评——这的确是对的——因为他们担心这种辩论会占取了分配给种族隔离辩论的时间。

这时，埃及人显然对他们的行动有了别的想法，在三月十五日星期二早上，出乎大家意外，他们象最初提出的那样随便就撤回了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要求。在撤回要求以后，埃及代表也是在三月十五日，给安理会主席送了一封信，肯定埃及政府认为“需要尽快召开这种会议”。

三月二十一日，埃及代表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种族隔离辩论的发言人名单上，排名甚至在阿拉伯集团主席之前，阿拉伯主席在第二天即三月二十二日的早上发言。马吉德大使胡言乱语，肆意攻击以色列，并且不改故态，再一次企图把对我们非洲同事十分重要的讨论变为无益的、尖酸刻薄的中东辩论。令人难于置信的是，对非洲国家有重要性的辩论，若没有某些阿拉伯的代表团为求自我表现，而在其中注入不相干的问题，就无法举行。

我们因为遵从我们收到的非洲同事的具体请求，所以到目前为止，对埃及代表所说的谎言谎话，不作反应；我们非洲的同事对埃及代表在这件事情上的行径的感想怎样，我们是毫无疑问的。

三月二十三日上星期三，埃及代表提出一封信，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会议。事情一点也不紧急；也还没到迫近冲突的危险。但是，信提出两天之后，会议就匆促召开了——安理会的每一个理事几乎没有例外；都认为这个会议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我们只能很遗憾地下结论说，安全理事会唯埃及之命是从：它要什么就替它做什么，不顾安理会理事国的较好的判断，大多数的理事国听说都认为中东辩论在现阶段是不合适的；忽视安理会的其他事务，并在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所关心的重要辩论当中，听任埃及支配安理会；并且在面对《联合国宪章》时，显然等于企图不理我们的秘书长明白表示的观点时，仍不惜这样做。

象往常一样，安理会正在供埃及的阿拉伯各国间政策的驱策。毕竟，在安理会之外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工具，可以扮演埃及的压倒它的阿拉伯同事的拜占庭游戏；它的阿拉伯的同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对这场辩论一直也都不是太积极的。或者，象有人已经在中东的某些圈子里暗示的，它是在埃及面临日益严重的内部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被用来转移视线？

这个必须向安理会各理事国提出的问题，是安理会还要在埃及的阿拉伯各国间政策或内政政策的把戏上当筹码当多久。试想想去年的记录吧。确实，当我们检查记录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埃及不至少欣然地向安理会的活动提供资金？安理会的成立是用着维持世界和平的最高机关，如今却变成被埃及政府颐指气使的政治玩具而已。

埃及代表从开罗所收到的反复无常和显然矛盾的指示很可能是有点狼狈的。也许，我们应该同情他所处的显然的困境。我们大家在这里至少都碰到过一个共同的问题：外交部所作的决定和交下来的指示有时很可能违反我们更好的直觉。甚至这里还可能有代表自以为最为高明。谁知道呢？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是在处理比埃及的阿拉伯各国间政策或由于埃及的内部问题引起的国内需要的性质更为严重的事情。

中东是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可以产生积极的行动。秘书长已经访问过那个

地区，曾举行过非常重要的讨论和意见的交换，也曾提出报告。美国国务卿结束了那个地区的访问，目前正与苏联的领导讨论中东等事项。以色列总理来过华盛顿，而阿拉伯的领导人现在也将与美国总统会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根舍先生和法国外交部长都在访问那个地区。确实，我们的朋友，法国的外交部长德吉兰戈先生将在这个星期之内访问以色列。勃列日涅夫主席已经表示：“由各种事态判断，恢复日内瓦会议逐渐成为愈来愈切实的事情。”以色列预定五月十七日举行普选，其中一些争执的主要问题将在由以色列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表决的问题之列；因为在以色列，让我告诉我的阿拉伯同事，决定是由人民作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一样。所以，今天已在注意极为微妙的一种情况，需要以最小心谨慎的方法来处理，我们不禁要问：今天这个辩论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还要这种再三出现的冷嘲热骂，这只会使各方面不妥协的意见更为嚣张，而压倒了稳健的意见？也许那才确实是这个辩论的目的。我们还没有听到最后呢。我的后面是叙利亚代表，我们刚刚听到还有别的人报名。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什么，那是一张破裂的旧唱片。为了什么目的？它会使和平推进一步吗？不会它只会造成不良的效果。

我后悔我象往常一样，要花费宝贵的时间去反驳那些必为阿拉伯的代表们所制造的谰言。所有到过以色列这个自由开明的社会的人都显然知道这些指控是虚伪的。最近有机会到过以色列的我们这里的同事也显然知道这一点。但是，这些小的考虑从来阻挡不住我的阿拉伯同事。同他们的习惯一样，他们在真理面前跌了交，爬起来又若无其事地泰然行走。但这确实污辱了本机关。他们谈事实，这些事实是每一个想知道真正事实的人已经知道的。

举例而言，我们对马吉德先生冗长地描述以色列的监狱情况是大开眼界的。这是阿拉伯宣传工作的最新手法。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事件总是与安全理事会的召开会议不谋而合。分析过去几年来安全理事会所有的会议可以显示约旦河西岸的事件不是与安全理事会的召开会议无关。

我想说清楚，所有提到的犯人都是罪犯，他们于受到公平审判之后，在公开法

庭中定罪。他们指望我们社会所固有的以色列人的开明态度，作为协调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开始要求成立工会的权利——信不信由你——在监狱中组织起来。正因为以色列政府拒绝容许组织工会，他们才进行所提到的罢工。

罢工的领导人都是监犯，他们都属于阿拉伯恐怖组织，因为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发动残酷的恐怖运动而受审被判犯了杀害平民罪——被杀害的平民是加沙的阿拉伯和贝督因的男女。我已说过，他们每一个都是在充分照顾到他们自己选择的审判和律师的公开法庭中被判有罪的。

安理会已沦为想把要求狱中普通的杀人犯变成政治策略的阿拉伯代表团的论坛。我只得把我以前向我的阿拉伯同事提出的问题重提一次。你们要我们怎样做？让杀人犯留在对阿拉伯国家狱中的一般阿拉伯犯人而言简直象天堂的狱中，还是象最近在大马士革所做的那样，经过法官公开宣布甚至不够时间喝咖啡的十二分钟的审判之后，排成一行示众，还是给予同最近在开罗和安曼被捕的他们同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恐怖主义者相同的命运：也就是，绞死？

关于这个被阿拉伯的发言人再三突出宣扬的问题，我引一段由著名的科林·利格姆在伦敦《观察家报》不久前所写的文章：

“以色列是少数容许国际红十字会例行接触所有它本国政治犯的国家之一。红十字会为此，在这个国家维持了一个特别小组。以色列的同意等于接受国际监督它的监狱。特别小组的访问每周一次，犯人可以与他们谈话，监狱长不必在场。因此任何不愉快的事情都可以在红十字会报告中找到记载。”

利格姆说他读遍了红十字会的四年的报告，但没有找到“狱中施用暴力”的控诉。他继续说：

“尽管有强大的民众压力，以色列人可以自豪地说从来不曾处决一名恐怖主义的罪犯……”

利格姆总结说：

“因为以色列坚持它自己的社会应按世界最高的标准来判断，故它比那些

政治犯的命运和法治远较它自己的标准为低的其他国家更加可能受到中伤。”

此外，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的红十字会的声明虽然指控狱中过分拥挤，但是没有象马吉德先生所说的那种酷刑，不当逮捕、暴行这类的指控。下面所引是摘自美国国务院关于以色列和各领土的人权报告；这个报告是该国关于各国人权的报告的一部分。

“在讯问中实际使用酷刑的报告迄未得到证实。关于各领土的监狱状况，最近国际红十字会的视察发现在以色列控制下的犯人生活状况倒还令人满意。”

马吉德大使竟然有脸谈人权。他没有资格这样做。他代表的国家与我们所理解的人权毫不相干。在安理会上几次的会议中，我叙述了埃及统治之下的加沙的可怕情况，几乎全部引自阿拉伯人关于这种情况的证据。

今天加沙地带对以前的埃及统治者怀有深仇大恨，实非偶然。埃及本身又怎样？我曾读过穆斯塔法·阿明的“我坐监的第一年”，描写埃及监狱的赤裸残暴的恐怖和在那里施用的酷刑，而这是担任一个领导地位报纸的主编的一位埃及名人所写的。

我面前有埃及在一月中对饥饿工人的横蛮镇压的叙述。这件事和曾经广为报导的对学生和工人的镇压当然丝毫不会给马吉德先生在人权问题上任何地位。我要告诉他，我们都由衷地拥护卡特总统的断言：“当酷刑和擅自剥夺自由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个〔联合国〕会员国能逃避审查和发言的责任。”假如我们有弱点——那个社会没有呢？——你们可以放心，这些弱点将会被自由的报界揭露，那时候马吉德先生就可以随意利用。是的，现在正是我们把注意力转向阿拉伯世界人权问题的时候了。

马吉德先生悲叹，现在经过了二十五年，阿拉伯的难民还在帐蓬和营房中呻吟。他承认这点不觉得羞愧吗？

在中东冲突中，80万犹太难民被逐出阿拉伯土地上的他们的家园，在阿拉伯土地上，他们已经生活了2,000年，在那里他们已变成那些国家文化、商业和公

共生活的主要要素。他们的遭遇怎样呢？他们受到全世界犹太人民的照顾。他们有车可坐，有房可住，重新接受教育，而成为有用的公民：以色列有60万，其他地方有20万。在这期间，我们听说，有50万的阿拉伯难民还在营房里。

阿拉伯世界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继续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把他们保留在非人的环境中，当作政治工具，而他们的富有的阿拉伯兄弟则忙于在伦敦购置旅馆、在美国购置精美的不动产、或在世界各赌场把石油赚来的钱一掷千金。

中东主要的人口交流已经开始，我们愈早认清这点愈好。确实，冷静地想想，阿拉伯一天的石油出产就足够解决整个的阿拉伯的难民问题。但是这个人间悲剧却任其继续，使得马吉德先生和他的同事可以在安全理事会大放厥辞，并想从其中捞取政治利益。

以色列已为那些被逐出阿拉伯土地的犹太难民提供了家园；确实值得注意的是，卡特总统实际上承认以色列多年来的立场：那就是，解决巴勒斯坦难民家园问题的正确方法是首先要由阿拉伯国家想办法。

现在谈到我的约旦同事，努赛贝先生的发言，他散发了并长篇大论地反驳了以色列旅游事务厅用奥马尔清真寺来描写耶路撒冷城的广告，他说奥马尔清真寺是伊斯兰的第一个朝拜方向。他的伊斯兰的历史不必由我来改正，但是，我一直理解麦加的方寺是伊斯兰的第一个朝拜方向，耶路撒冷的哈拉姆谢里夫就其重要性来说，位居第三，还在麦加和麦迪纳的清真寺之后。

即使如此，我只能说我会感到非常高兴如果约旦当局在占领耶路撒冷的岁月里，曾设法以描写犹太圣地的广告来吸引游客。

是啊，他们所能给人看的只是三十五座犹太教堂中三十四座的断瓦颓垣，这三十五座教堂数百年来在被约旦当局肆意毁坏之前，曾使耶路撒冷老城生色不少。一切都没有了，有的只是世代虔诚地保存、终于被约旦当局劫掠焚毁的数百卷《经典》的灰烬；有的只是橄榄山上古代犹太坟场五万个墓碑的细屑、墓碑却被敲裂、玷污、击成小块用作约旦军营的挂旗石板、石阶和建筑材料。

自一二六七年七百年来胡尔瓦犹太教堂就是耶路撒冷的名胜。不幸，它被当局命令彻底毁坏之后，没有出现在约旦旅游广告上。

我恭敬地提议，一个用全盘毁坏犹太圣地，用在橄榄山上建筑不雅的旅馆和在古代犹太坟场中间开辟沥青通路的方式来帮忙保存圣地和促进耶路撒冷的旅游贸易的政府代表无权，象努赛贝先生所说的那样，批评以色列对圣地的政策是“绝灭一个真正的文明。”

在约旦当局控诉东耶路撒冷的十九年当中，犹太人不准进入犹太教最神圣的庙宇，古“寺”的“西墙”。现在每年从阿拉伯各国，包括约旦在内，有数千穆斯林的游客来到耶路撒冷，同时在阿克萨寺圆顶寺祈祷。

用雅法和耶路撒冷的宗教事务裁判官，陶非克·马哈茂德·阿萨利亚的话说：

“……假如那些听到亵渎和触犯的非稽谣传的人……都能来到那里看见定期所举行的祈祷中充满圣地的和平和宁静，那该有多好。”

当然，我把提出今天这个样子的耶路撒冷是颇为自豪的。有那一个国家在看到耶路撒冷经过数百年冷落和歧视之后，我们对它作出的贡献会不引以为荣的。

耶路撒冷今天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向它所有的市民，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开放，也向从各国而来的各种宗教信仰徒开放；它甚至向那些自称是以色列的敌人开放。到此刻为止，从世界各处，包括从怀着敌意的阿拉伯国家而来的数百万游客来过耶路撒冷，自由进入他们各自的圣地礼拜。

但是耶路撒冷不仅是圣地的聚集地而已。它是一个城市，一个有生命、能呼吸的实体，一个进行日常交通和商业的人群聚落。它是约25万犹太人，62,000穆斯林和11,500亚美尼亚人、科普托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等各个宗派的基督徒的家园。对所有这些人来讲，耶路撒冷是他们居住、养育家人和接受教育的城市。独特性与寻常性揉和在耶路撒冷人民的生活中，在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在它的各种不同的宗教团体之间做到这种和谐和平共存的程度。

在过去的2,000年,耶路撒冷市不曾听说有比今天更开明的统治,今天的统治奉行各种宗教团体之间的容忍与和平共存的原则,这些宗教团体组成了这个独特的、不朽的、美丽的城市。

我们以耶路撒冷及它所代表的一切为荣。我们对于我们首都的其他两大宗教,以我们持有的信托为荣。我们以我们在历史之前执行这种信托的方式为荣。这一切都敞开在那里让你们去看,这就是我们邀请世界来看的理由。

至于努赛贝先生关于监察小组的提议,我严辞拒绝。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各种委员会、监察员和观察员。所有这一些都是想闪避主要问题,也就是面对面坐下来,谈判和平的问题。假如你要到中东监察人民被剥夺了人权的区域,监察象叙利亚那样实际上一个小小的犹太教团体被关入监狱的地方,或者监察库尔德少数民族迅速被消灭的伊拉克,那就去吧。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完全的名单。我们的问题不再是监察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商谈和平的问题。

马吉德大使错误地声称，以色列在大会中反对中东本身的和平进程。关于这一点，各位代表将会记得，以色列采取了在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这个不寻常的步骤。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如下：

“要求埃及、以色列、约旦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立即重新召开由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担任共同主席的中东和平会议，以便依照以便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338(1973)号决议的要求，不附先决条件重新恢复关于建立中东公正和持久和平的谈判。”(A/31/L.24)

各位代表会记得，一些国家在阿拉伯国家的怂恿下，动议破坏了这个决议草案。

以色列过去曾断然拒绝并将继续断然拒绝大会一九七六年第31/62号决议，将不会参加源自这个决议的任何行动的任何阶段。

不管怎样，我们是不受这个决议约束的。我们反对这个决议，因为它的目的是改变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基本规则，破坏它的谈判过程的中心立场，事实上用安全理事会取代日内瓦会议，用受人支配的解决办法来取代各方之间的谈判。

这是阿拉伯国家试图强加解决办法的一个暗中行动。过去它没有成功过，而就我们来说，它将来也不会成功。让我们讲清楚：问题有我们一半的份儿，我们不会受人支配。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是朝向和平的进展和日内瓦会议所能依赖的唯一决议。这项决议得到安理会一致通过，然后又得到冲突双方的接纳。

此外，在我们同埃及和叙利亚政府签署的临时协定和脱离接触协定中，双方在各自的协定中承诺，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应该成为将来谈判的基础。埃及和叙利亚政府，就象以色列政府一样，在这些协定上签了字。

让我重申一次在秘书长访问以色列时已经说得很清楚的话：以色列愿意随时同原来参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日内瓦会议的各方重开日内瓦会议。

当时我们告诉秘书长——而这些话现在来说还是对的——以色列即将举行的选

举不应成为考虑在内的事。以色列政府愿意随时重开日内瓦会议。我们绝不会带任何先决条件去开这个会。我们反对今天在几个公开声明中所提出的这种先决条件。这种先决条件也包括与会者的问题。我想提醒安理会：在一九七三年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阿拉伯国家当时并没有把参加的问题作为先决条件提出来。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就已经存在了，可是阿拉伯国家并没有把它参加会议作为一个先决条件。

就参加一事而言，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虽然我们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的重要性，而且坚持处理这个问题，并愿意让来自西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参加约旦代表团，可是我们不能容忍与这个就在上星期还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上重申它的目标是消灭以色列国的组织同坐在一个会议桌上。

难怪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描写“巴勒斯坦全国宪章所反映出来的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对和平会议的成功希望是有重大关系的”。（A/12290，第20段）

巴解组织的政策是我们所熟知的，它的基础是最残暴的恐怖主义。为了推行这种恐怖主义，曾经袭击全世界的无辜人民，包括不受怀疑的妇女儿童。就是这些巴解组织的人为中东地区带来痛苦、谋杀，就是这些人使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国际习语，这种恐怖主义影响到不论何地的无辜人民。

巴解组织是受一九六四年“巴勒斯坦公约”支配的，这项公约曾在一九六八年加以修正，而且刚刚在上星期于开罗加以重申。它的第六条事实上要求驱逐大多数的犹太人。第十五条呼吁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第十九条事实上呼吁消灭以色列国。第二十条有一个荒谬的说法：“所谓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或宗教关系的说法是同历史事实不相容的”。

然而，有些国家却期望我们同意与这个组织坐在一起。这个组织的基本教义和主要信念原则，是消灭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个组织在同一公约第二十一条中强

调指出，“他们反对一切旨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计划”，也就是达不到消灭以色列的目标的计划。

我要问问安理会的各位代表：在这儿或其他地方有没有任何自重的国家同意与一个其唯一公开目标是毁灭它并取得让步使这种毁灭更为容易的组织打交道呢？

就巴解组织的态度而言，让我们听听巴解组织主要的政治官员法鲁克·卡杜米的话：

“我们回复的（最初）阶段有两个。第一个阶段是回到一九七六年的界线，第二个是回到一九四八年的界线…第三个阶段是民主的巴勒斯坦国。所以我们是为这三个阶段而斗争…”。

这一节引自几天前即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的《新闻周刊》。在这儿，有人清楚地、极坦白地讲出了巴解组织的官方方案——即分阶段毁灭以色列。

假如还有人依然沉浸在一厢情愿的想法中的话，上星期的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就会消除这种疑虑。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一百九十四票对十三票——这十三票认为决议不够极端——赞成继续对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和反对承认以色列国和反对签订和平协议。它重申反对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作为和平与谈判的基础，而暗中援引第3236(XXIX)号决议作为一个可能的基础。

亚西尔·阿拉法特把第3236(XXIX)号决议向黎巴嫩的报纸《报道报》描述如下：

“这项决议包括消灭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

假如人们对巴解组织的态度还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只要看他们曾表决把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升级，并且反对与以色列和好的任何形式。

在世界上，一个组织呼吁毁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作法还没有其他的例子。

今天有一个更为流行的错误印象就是在巴解组织中有一派比较温和，它想作出

一些改变，可是却被极端分子否决了。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远离实际情况的了。诚然，在巴解组织中有温和分子，也有极端分子，可是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和对改变“巴勒斯坦公约”的态度都是一个样的。还有一个流行的谬论，就是说巴解组织内正在就对以色列采取的基本态度进行辩论。据说在这场辩论中，温和派赞成同以色列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存，而极端分子却反对这种共存。这是完全绝对不正确的。反对以色列的生存权利是巴解组织内一切派别都接纳的原则。

这是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本星期重申的巴勒斯坦公约的主题。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没有一个代表对这个主题表示丝毫怀疑。极端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分歧只是关于次要问题、策略和行动方式。

极端分子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坚持说，参加日内瓦会议或默认临时协定会导致反对以色列斗争的终止，从而使以色列继续存在。这些极端分子批评巴解组织向叙利亚投降。他们反对同约旦进行讨论，这些讨论同巴勒斯坦的传统立场是截然相反的，这种立场要求消除目前的约旦领导和哈希姆王室，并反对同以色列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

就象和他们不一样似的，温和分子愿意接纳政治办法为一个策略，条件是这个办法最后终会导致以色列的毁灭。因此，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决定是符合所谓温和分子的精神的。例如，“温和”办法反对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因为它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这个办法提到联合国第3236(XXIX)号决议。根据巴解组织的看法，这项决议是毁灭以色列的一个方案。

“巴勒斯坦公约”不仅没有改变，相反，全国委员会还重申该公约，并宣称所有的决议都是基于这项公约的。因此，就巴解组织的态度而言，什么都没有改变。

努赛贝先生问，假如他建议以色列由佩雷斯先生代替拉宾先生或由乌尔·阿弗内里先生代替贝让先生代表以色列出席和平协商会议，我有什么意见？这个问题

问得好，假如我要回答它，对我自己可能会有麻烦。但是认真来说，努赛贝先生提到的先生们，没有一个曾建议毁灭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民族。这儿出席的每一个人都一定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反对并继续反对同巴解组织进行协商，也反对同他们在日内瓦一起坐下来。

努赛贝先生，巴解组织没有掩盖它将会给予以色列国家和人民、事实上给予约旦目前政权的可怕的命运——从法鲁克·卡杜米去年向贝鲁特周刊《狩猎者》发表的，说巴解组织要求在约旦有政治和经济存在，同时他认为达成这个目标，必须改变约旦政权这番话就可以看出来。

为了使记录无误，我们要指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发表了一份政治宣言，其中除了别的以外，声明：

“1. …全国委员会强调反对这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并拒绝以这一决议为基础在阿拉伯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商…”

“4. 全国委员会强调指出巴解组织反对一切形式的美国投降解决办法的立场…”

“9. 全国委员会决心为解放一切阿拉伯被占领土…和不(与以色列)讲和也不承认(以色列)而恢复巴勒斯坦民族的永久民族权利。”

我还要补充一句：这份政治宣言并不是没有一些可怕的幽默感的，它强调“巴勒斯坦革命有权利在姊妹的黎巴嫩领土上生存…”。第6段内的姊妹黎巴嫩在第7段内变成了一个英勇的兄弟。

在这一段中，全国委员会“强调巴解组织坚强支持〔黎巴嫩〕土地的统一、安全和独立…”，并继续说，全国委员会对“这英勇的国家〔黎巴嫩〕对巴解组织的支持”感到如何的自豪。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显然很少注意到黎巴嫩代表对大会所作的有关黎巴嫩事件的非常动人的描述。

安理会各位代表到现在也一定意识到，我们从来没有否认问题的存在。我们一直努力想谈判和解决这些问题。以色列对待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态度不是不花力气的，也不是基于口号的。这个问题关系到以色列的全体人民。由于我们是这个地区内的唯一自由国家，我国是在公开讨论中提出各种解答方法的唯一国家。

同样地，同我们一起生活的阿拉伯人民，是中东唯一能够自由讨论、公开辩论和不赞成及建议各种解决办法的阿拉伯人民。这个问题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时，不象许多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那样，用不费力气和表面的办法。

中东的悲剧在于以色列是我们对面临的痛苦问题唯一可以进行自由、公开和坦诚的讨论的国家。马吉德大使可以援引我们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竞选辩论。很不幸地，在阿拉伯国家不能对这种问题进行自由开放的辩论。但是，在以色列，有一点最没有争辩或讨论的，这就是：要取得真正的和平，除了同我们的邻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外，别无他途。

我国外交部长已经很清楚地向秘书长说——正如他曾清楚地向大会说那样——我们会坚持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的解决成为谈判中的讨论题目。二百八十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百分之八十是持有约旦护照的约旦王国公民或持有以色列护照的以色列公民。巴勒斯坦托管统治的领土百分之八十目前属于哈希姆约旦王国。以色列政府已经正式重申它的信念：巴勒斯坦阿拉伯问题的最后解决一定是在于以色列与约旦和平协定的范围内。

最近，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都澄清了他们各自对中东问题各个方面的态度。

卡特总统曾将其对直接谈判的重要性的基本态度阐述如下：“我们应该试图促进以色列和其阿拉伯邻国间的直接谈判。”几天前，三月十日，卡特总统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国应该就永久的、确认的边界达成协议。”他的话的重点在于谈判和协议。在谈到问题的关键也即和平的性质时，他说：

“我认为以色列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束以色列邻国对以色列的交战状况；承认以色列有生存——和平生存——的权利；打开以色列和其邻国间的边界，进行自由贸易、旅游、文化交流。换句话说，稳定中东的局势，使以色列的安全不会不断受其邻国的威胁。

或者就象卡特总统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在马萨诸塞州克林顿所说的那样：

“以色列应该有安全的边界。以色列生存的权利意味着在未来的岁月中，以色列同它的阿拉伯邻国间的边境必须向旅行、观光、社会交流和贸易开放。这是和平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同样地，日内瓦会议的另一位共同主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列奥尼德·勃列日涅夫主席于三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向工会第六届大会的讲话。我们注意到他的讲话：“当然日内瓦会议本身不是个目的。会议工作的富有成效和公正的结果才是主要的。”我们欢迎这一事实：苏联政府正式承认“详细地起草和平条件主要是冲突各方自己的事。”

会议的共同主席都能够体会双方谈判原则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还要补充，苏联这种令人欢迎的承认双方自由谈判的原则，看来同苏联在谈判前所提出的关于和平的最后文件的先决条件是不相容的，特别是那些分裂双方的问题和对以色列的安全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边界问题或在我们边界东面除了约旦以外再建立一个新国家的建议。以色列已经宣布不能接受这个建议，而且在这个地区中，以色列也不是唯一不能接受这个建议的国家。

我不打算详细地谈到我们对勃列日涅夫主席的反应。但是，在这里就有关几点澄清一下看来是适当的。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接受以色列的说法，即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的性质，看到这一点是令人鼓舞的。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除非这一点能清楚指出，否则不能取得真正、有意义的进展。

埃及总统萨达特向西方的访问者保证，他愿意同以色列缔订和约。假如他真正愿意同以色列缔订和约的话，他为什么不讲和呢？以色列的各个总理多年来已经多次宣布愿意同他会面谈判解决。假如萨达特总统愿意缔订和约的话，他为什么不接纳这一挑战呢？为什么他的建议只限于访问的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呢？

严峻的事实是：阿拉伯国家拒绝同以色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因为这会涉及对以色列生存权利的承认。事实上，这一情况反映在这个会堂内，反映在这一大楼内。阿拉伯代表坚持拒绝同以色列代表会面和谈话，就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显示他们的基本态度。在他们摆脱这种幼稚行为和克服他们之间的相互怀疑和恐惧之前，仅仅这种行为就比他们所作的任何发言更能表示他们的真正态度。

在阿拉伯国家同意坐下来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以前，以色列—阿拉伯的冲突不能有任何真正的解决。

不承认问题的关键在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这种政策是注定失败的。不坚持按照安理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进行面对面谈判的政策是不能成功的。

治标办法是没有的。但是不触及问题的根本，不认清阿拉伯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恫吓态度是不可能达成全面解决的。萨达特总统向他请求支持的、轻易上当的访问者所讲的奉承话不能反映真正的阿拉伯政策，只有我们每天在联合国不断地听到的每个阿拉伯代表的恐吓、仇恨和顽固的无聊谩骂，才能够反映真正的阿拉伯政策。顺便提一句，领导这些代表的是埃及人，他们违反一年半前同以色列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的协议。

当我们谈到和平时我们真的是要和平。正如拉宾总理几天前从美国回来向以色列议会所说的那样：

“以色列过去和现在都把‘和平’看作是真正的和平。不能有一个不基于和平条约的全面解决协议，这个和约要表示国际惯例所接纳的、在国与国间的

关系方面可变为现实的和平。就我们而言，真正的和平意味着结束战争状态及其法律和实际方面的涵义。但这还不够，因为真正的和平还意味着基于文化关系、开放边境、交换资料、贸易交流等建立和平关系。自然，和平也意味着外交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愿意来到谈判桌。当然这个过程是个漫长艰巨的过程。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所要忍受的埃及代表的兴致所到而进行的无益辩论丝毫无助于这个过程。

我们的立场是清清楚楚的：我们随时愿意谈判。我们准备让步。我们愿意去日内瓦同原先的参加者重开和平会议。我们认为主要的问题是清楚地对和平的性质下定义。

我们不愿意同那些要求毁灭我们的人谈判，因为我们不打算全国自杀。

过去，我们的冲突没有谈判就从没有取得进展，没有某种程度的进展也就没有谈判。

因此，让我们停止这种谈话，开始在互相尊重和尊严的基础上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让我们放弃这些无益的辩论，丢开它们必然引起的苦痛和分裂。

只有通过谈判而不通过这个会堂里有关中东问题的辩论所特有的言辞才能走上和平之路。

主席：谢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共和国）：主席先生，几天以前讨论南非问题的时候，我能在您主持之下，向庄严的理事会发了言使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理事会讨论中东局势，并讨论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S/12290号文件中秘书长关于他最近访问该区和他与直接有关各方就中东和平会议进行协商情况的报告，我又参加发言，同样感到光荣。

坦诚地说，我认为中东和南非这两个问题都在您主持安理会讨论的时候，差不多同时加以审议，实在是一个良好的预兆。您的声誉卓著，素来被称为民权和人权的忠诚捍卫者，而且，早在您来到联合国代表贵国之前，就以同情南非被压迫人民生活情况著名。由于这两种形势，精神面貌极为相似，因此我们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您在彻底了解中东问题详情之后，您和贵国会同样了解巴勒斯坦的情况，同样会寄予深刻的同情，与你们对他们的非洲兄弟一样。

今天，我们亲眼看到有些大国的外交政策中已经逐渐恢复道德概念，令人感到鼓舞。第三世界人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在大国的贪得无厌和殖民主义者的阴谋诡计的祭坛上饱受宰割痛苦，为时已经很久。因此，任何重申人权，正义和道德的原则，都对他们有利，都受他们欢迎。但是，要真正讲求正义，主张道义，在适用有关人权、尊重人格尊严时，绝不容许有所歧视或有所选择。少数不同意见的呼声，在某些人耳里，决不应比整个被压迫人民的呼声更响亮。

今天安理会讨论的问题正是这种情况的最显著例子，他们全体人民被驱散、被压迫，最基本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受到否认，几乎近三十年。

中东的冲突是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压迫的直接结果，他们千百年来都居住在他们的领土里，现在有人要把他们连根拔起。自从以色列成立以来，三百五十万巴勒斯坦人民，有的生活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桎梏之下，有的沦为难民散居在阿拉伯邻国的难民营内，颠沛流离，苦不堪言。巴勒斯坦人的唯一罪行就是恰巧他们是回教徒，基督教徒，而不是犹太教徒。任何人很容易看出，如果这三百五十万人是犹太教徒，他们就可以留居在他们的家乡，城镇和村落，因为各种不同种族、不同国

籍的犹太教徒现在都从世界各地慢慢集中到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在清一色的犹太国的种族主义歧视的旗帜下生活在一起。

当然，现在我并不打算就巴勒斯坦悲剧的历史背景作详细的报道。这一悲剧从它最早开始便在本组织的舞台上一再演出了。现在要特别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领土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被以色列侵略战争入侵以来，他们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的桎梏之下已经快要进入第十周年了。

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领土和其他两个为联合国成员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这种行为按照宪章和国际法的所有原则，都是继续的侵略行为。

三十年来，联合国面对其成员之一的不断违抗，而毫不在乎，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尤其是因为这一成员是联合国一四七个成员中的唯一国家，它加入本组织的条件就是要遵守并尊重大会的两项决议，其中明确地关系到巴勒斯坦人民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的权利和巴勒斯坦难民回返家园和收回财产的权利。

以色列不仅曾经违犯而且现在仍在违反这两个基本决议，其中一个是大会议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第181(II)号决议，按照联合国的说法，这个决议是以色列存在的唯一法律根据——以色列还违犯而且经常蔑视大会和安理会过去三十年来有关巴勒斯坦和中东问题的二百多个决议，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常常引用而从不执行的决议：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242(1967)号决议。

这种危险事态的继续存在，安理会当然要负担最大部分的责任。理事会闭着眼睛让中东问题经过了这许多年，对这样危险的局势，三十年来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局势，没有按照宪章的规定来终止这种局势，实在是没有履行它的职责，损害了它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国际机关的信誉，同时也损害了联合国保卫各国人民基本人权和拯救人类战争和侵略痛苦决心的声望。

联合国大会在过去三届会议中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主张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准许他们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目的在建立该区和平并确定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基本原则的一切国际工作。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九日第31/62号决议中要求及早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并请秘书长依照他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的倡议，与冲突所有各方及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恢复接触并将接触结果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就是按照这个决议，安理会才召开了这个会议，来审议S/12290号文件中所载的秘书长报告。

首先我要向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最热忱的敬意，因为他为了中东的正义与和平事业殚思极虑，作出了不暇的努力。秘书长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与有关各方协商或推动迈向和平的势头，只要他认为有此需要，从不踌躇访问该区，实在值得称为“和平使者”。我要代表我国政府向他表示叙利亚的深切感谢，并对他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支持。

可惜的是，秘书长的努力——从他的报告中可以了解——无法克服以色列的不容有丝毫妥协和傲慢的态度。事实上，以色列是唯一表示不欢迎秘书长的国家，甚至在秘书长到达耶路撒冷之前就设法破坏他的努力。

当然，这样一个政权的这种态度是不会令人惊异的，它本身在加入本组织以来的二十八年中独占的谴责可能比本组织对其他会员国的谴责加在一起还要大。

事实上，以色列领导这些少数国家和政权，一贯设法破坏联合国的信誉，企图把这个世界组织对它们的违反和侵略政策谴责的影响减少至最低限度。关于这一点，主席先生，尽管种族主义和侵略政权表示相反的态度，但是贵国最高行政官卡特先生在他访问联合国并向会员国讲话时，重申了大多数国家对这个世界组织的信心和信念，实在令人感到非常兴奋。

秘书长关于他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二日间访问中东的报告，证明以色列处处阻碍，倔强难驯，与阿拉伯的善意和灵活性刚刚相反；

以色列不准备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反对巴勒斯坦与其他当事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和平会议；

以色列一方面假装准备立即参加会议，另一方面坚持会议应该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期间的同样基础上召开，这等于否定了召开会议的可能性；

以色列坚持安理会第338(1973)号决议是召开会议的唯—根据，不顾大会自该项决议通过以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大会第31/62号决议，这是安理会当前讨论的基础，而且是得到大会大多数会员国，本组织一百二十二个会员国的支持的一个决议；

以色列坚持谈判应该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而且在日内瓦的机构内按照有关具体问题进—行，但是又不承认中东问题是分不开的；

以色列再度设法把和平会议的目标限于“有限的安排”，而不是其他各人要求的全面解决，声称当前的局势不利于这种全面解决。

痛苦的事实是以色列无意于和平，甚至不愿意召开和平会议。当然，以色列主张事实与此相反，它表示准备立即参加和平会议。但是，同时，以色列提出几个不可能的条件，它知道并且希望阿拉伯人不会也不能接受这些条件。不然的话，今天大家都承认——包括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在没有巴勒斯坦人参加对—他们的问题没有公平满意答复的情况下，中东问题就不可能会有和平解决的办法，可是以色列为什么仍然要作出荒谬而固执的反对，反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平会议呢？

以色列企图辩解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反对，声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接受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只是一个想毁灭以色列国的恐怖份子组织。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以色列的存在，确是事实，但是以色列是不是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存在呢？以色列是不是甚至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本身的存在呢？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没有接受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也是实情，但是巴勒斯坦人民为什么要接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而且除了可怜的难民身分之外连提也不提他们—声的决议呢？

不真实的是以色列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说成是一个恐怖份子的组织。那么谁是真正的恐怖份子呢？是占领你的领土，驱散你的人民，使你的父母、兄弟姊妹和

子女离散，使你一生中两次成为难民的外国人？还是背负武器，在有限资源和可能的情况下保卫本土和人权的当地居民？以色列的成立就是靠威吓和侵略，它实在最没有资格在这儿讲恐怖行为或恐怖主义。

即使我们把这些考虑都搁在一边，单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准备参加以色列为当事一方的中东和平会议来说，不就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追求正义的持久和平的重要让步吗？最近巴勒斯坦国民会议发表了一项政治宣言，其中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参加所有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者冲突问题的国际会议、论坛和工作的权利表示了温和态度和建设性的意见。可是，不幸得很，以色列总理在对此作出反应时又只说了下面一些话，此外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无话可说：“……我们唯一可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相见的地方就是在战场之上……”。

以色列为什么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方式阻挠所有和平努力呢？答复是很明显，也很简单。以色列不要和平，因为要和平它就得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权的扩张企图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以色列在等待时间，为了要巩固它对阿拉伯土地的控制，建立更多的定居区，并在世界面前造成更多的既成事实，它太需要时间了。

在以色列当局的鼓励和保护下在阿拉伯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犹太人定居区真如雨后春笋，非常蓬勃。到目前为止，在西岸、加沙和戈兰建立的定居区的数目当然没有发表，但是，这个数目确已超过115处。据耶路撒冷无线电台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一日英语广播，犹太机构计划在今后五年中在加利利建立17个新的定居区，另外还打算在同一期间在该国其他地区建立41个定居区。

本月初，以色列移殖事务部委员会决定准许极端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古什·埃穆尼姆派在西萨马利亚的马沙赫地区建立一个核心的定居区。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们对于违反《联合国宪章》，第四号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原则在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建立这些定居区的事实，并不隐藏。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龙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巡视了约旦谷定居区之后说：

“约旦长谷和山脊的定居区，对我们为以色列国制作未来地图来说可以作为一项政治斗争的手段。”

他又说：

“虽然我希望那里有更多的定居区，不受任何界限的限止，但是，使我高兴的是：无论在戈兰高地，还是在约旦长谷和山脊，无论在朱迪亚沙漠和古什·埃齐昂，还是在拉法赫过道和埃拉特海湾地区，乃至远至奥菲拉，凡是在新建的定居区，都有设防的地区。”

这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特拉维夫电台用希伯来语广播的。

犹太复国主义者总是企图用所谓的“战略深度”理论来替他们的领土扩张辩护，根据这个理论，犹太殖民地和以色列人口集中的地方需要用掠夺来的阿拉伯领土来保护。不过，矛盾的是：每当以色列占领一块新的领土，他们就急忙在这领土上建立新的犹太殖民地，这新的殖民地然后又需要更多的缓冲领土来创造新的“战略深度”，待取得了更多的领土壁垒之后，新的殖民地又建立起来，就这样无止境地扩张下去。

犹太人的杂志《以色列文摘》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一期中谈到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扩张主义战略。以戈兰高地为例，该杂志说：

“…………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需要以戈兰高地为缓冲地带。一旦在该处设立了社区，它就失去了缓冲的作用，而戈兰高地本身也就需要一个缓冲地带了。”

阿拉伯领土长期受到占领，这些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长期受到压迫，安全理事会如果不迅速公正地予以处理，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得整个区域的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犹太复国主义当局不断对阿拉伯人民进行镇压。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已有30,000多巴勒斯坦人在《防卫（紧急）条例》之下遭到囚禁。该条例是在英国受委统治时期颁布的，目前在被占领领土上还继续在实施。约有4,500阿拉伯人仍被以“安全”的借口关在狱中，其中约有400人是无期徒刑。

以色列的监狱里挤满了“安全犯”。犹太复国主义牢房里拘禁的阿拉伯人遭到酷刑、拷打、挨饿与受辱。被拘禁的阿拉伯人由于受到这种不人道的待遇，迫得宣布绝食抗议，至今已进入第四个月了。数以千计的绝食抗议者的身体日益衰弱，特别是在阿什凯隆监狱，有一名政治犯今年一月在绝食抗议期间死了。

在纳布卢斯、拉马拉、杰宁、哈利勒、图勒卡尔姆，以及其他许多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的愤怒抗议示威天天都在发生。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极端残酷和仇恨地镇压这些合法的示威。就在上星期五，《纽约时报》记

者威廉·法雷尔先生还作了以下的报导：

“最近在拉马拉由联合国救济工程处所设的教员训练中心的学生发动的一次抗议中，有十七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受伤，使人们对以色列军方的行为产生了疑问。”

法雷尔先生引述一位遭到以色列残酷暴行的二十岁学生伊亚德·阿卜杜勒·拉蒂夫·侯赛因·扎亨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他们用棍子和枪对我连打带踢。

“有个士兵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按在地上，并且把他的脚塞进我嘴里。他们把我们的手表砸坏，还要我们说‘谢谢’。他们命令我们咒骂穆罕默德，并且把皮带拴在我们的脖子上，把我们拖来拖去。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汉子，你们是驴子，示威对你们的问题没有帮助。’”

法雷尔先生说这位阿拉伯学生的报导得到了别人以及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内科主任的证实，该内科主任说学生们

“被打断了骨头，打落了牙，手表被砸碎时手腕也受了伤，背上还有显然是警棍所打的累累的肿伤。”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以色列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先生在议会里抨击美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事迈克尔·纽林先生，因为纽林先生答应为阿什凯隆监狱的四百名绝食抗议的阿拉伯安全犯主持公道，以色列外长说这“不符合”纽林先生的“身份和职务”。

一月间，阿拉伯被拘禁人士的家属去找纽林先生，要求美国出面。总领事听取了他们申诉的苦境，答应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传达给美国驻特拉维夫的大使馆。纽林先生答应与其他在耶路撒冷的外国领事采取一致行动，按照日内瓦公约为被拘禁人士的问题争取公正的解决。

以色列当局无法容忍这种庄严的人道主义行为，因为它们不愿意听到有人对它们的无人道行径提出任何质问，即使这种质问是来自一个友好国家的代表。不过，这

并没有阻止美国国务院批评以色列对被占领领土内阿拉伯人的待遇。 据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的以色列报纸《耶路撒冷报》说，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以色列把阿拉伯公民驱逐出境，并对示威者采取不必要的严厉措施，违犯了日内瓦公约。 据这份以阿拉伯文出版的以色列日报说，该报告的批评还指出：在对全世界的犹太人都适用回归法的时候，阿拉伯人却被剥夺了回返家园的权利。

以武力占领别国领土是对遭受占领者人格尊严的侮辱。 被迫生存于外国统治之下，这本身就是赤裸裸地否定了基本人权——独立权、自决权、民族归属权和主权。 这便是为什么联合国的《侵略定义》认为任何军事占领都是侵略行为，即使是暂时的占领。

犹太复国主义的占领方式和南非的一样，极其残忍危险，因为它具有“移民殖民主义”的目的，即透过蚕食鲸吞掠夺土地，打着宗教排外主义的种族主义旗号，从远在他方的国家引进外国移民来取代当地原来的合法主人。

犹太移民点好象一个弱小的孩子脸上发的天花一样，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纷纷建立。 只要看一下这个区域的地图就可以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殖民主义政权的真正企图，它正在加紧并吞整个或至少大部分的阿拉伯被占领领土。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天天都在制造新的既成事实，建立新的移民点，并继续加紧改变被占领领土的人口和地形。 因此，国际社会不能坐视这种情况的存在。 为恢复该区域的和平与正义的努力若有任何松懈，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无疑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

“我认为，中东地区的人民已越来越感觉到，目前正有一个机会，可以有意地恢复进行谈判而且感觉到，如果不掌握住这个机会，情况就有再度恶化的严重危险，不但对中东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不可量计的后果。”（S/12290，第19段）。

以色列为了替它的扩张主义的执行争取时间，企图拖延和平的进程，它提出各

各式各样的条件和先决条件以及其他各种阻碍，想要阻止或至少尽量推迟中东和平会议的召开。例如，以色列喜欢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所说的“安全和公认的疆界”，解释成只是指以色列的安全和公认的疆界，或者解释为以色列有权为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去并吞阿拉伯领土。以色列企图抹煞的是：第242（1967）号决议主张中东每一个国家都应有“安全和公认的疆界”，而不是仅仅指以色列。另外以色列忘记了第242（1967）号决议的各项规定都源自该决议序言部分所强调的基本原则——“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

以色列一定知道，以当代的先进军事技术，现代战争的精密工具，即使是常规武器，想要依靠地理位置或领土疆界是天真的想法。自从一九七三年十月战争爆发，过去以色列所解释的“安全疆界”概念已完全粉碎了，希望以色列已从中取得教训。事实上，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之前，以色列完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和戈兰高地，但这并没有挡住埃及和叙利亚的武装部队解放被占领领土的努力，它们克服了这些重要的战略壁垒，从以色列占领者手中夺了回来。

疆界除非是“公认的”，否则就不会“安全”，只有公正而不是靠侵略强加的疆界才会是“公认的”疆界。新创的“可以防御的边界”一词也是一样。只有在道德上站得住的边界才是“可以防御的疆界”。即便是一吋领土，阿拉伯国家也永远不会让给犹太复国主义占领者，无论用什么名义或借口，也不论是否为了“可以防御的边界”或“国防线”或任何别的花样。阿拉伯国家重申对和平公正解决的坚定支持，但同时决不会容忍它们的主权受到任何侵犯。

走向和平的道路是清楚明确的。唯一阻碍和平的是：以色列拒绝撤出阿拉伯领土，而且一再不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特别是他们的政治独立权、回国权、自决权和在自己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令人可悲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喋喋不休地讲他们应有获得承认和生存的权利，但却妄图剥夺别人的生存权，特别是那些无辜受他们祸害的人的生存权。中东今

天的悲剧的造成不是因为犹太人的生存权被剥夺了，而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受到了剥夺。

中东冲突要得到公正光荣的解决并不难，难的是以色列没有友善的精神及和平意向来诚恳实在地执行这个解决办法。一旦以色列军队从所有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一旦巴勒斯坦人民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及其有关决议，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国家里行使他们的民族权利，该区域就没有理由再冲突下去，中东各国和人民就有可能和平融洽地生活。

以色列应当停止搞它的程序上的和战术上的手法，而开始合作，使中东和平会议能够尽快召开。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必须采取行动，改变当前该区域普遍紧张危险的局面。安理会必须设法将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出的下列建议变为具体措施：

“我们仍然必须不断作出努力，促成寻求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和平谈判，特别是加紧寻求使中东和平会议可以尽早召开的途径。”（同前，第 22 段）。

安全理事会必须重申要求以色列停止它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侵犯行为和扩张主义政策，停止设立犹太殖民点，并解散它违反第四次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原则而已经建立的殖民点，释放所有阿拉伯“安全”犯，并在迅速释放被拘人士之前改善仍然拘禁于以色列监狱的那些人的拘禁的状况。

安全理事会应确认巴勒斯坦人民的下述民族权利：独立、自决和按照联合国各项有关决议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

安全理事会要不要履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赋给它的责任而应负的这些任务呢？还是再度只表示注意或接受道德上的瘫痪，而任由中东濒临大祸的局面继续下去呢？

在我向理事会发言之前，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曾在安理会上讲话，他一如既往，普遍针对阿拉伯国家并特别针对早先在安理会上发言的代表，抛出一大套谎言和捏造的事实。

我没有责任替埃及代表和约旦代表作答复，但主席先生，请让我就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发言提出以下几点评论。以色列代表又一次说他不明白安全理事会为什么要开会浪费时间，并且十分可笑地提议由埃及支付安全理事会会议的费用，理由是埃及或某些别的阿拉伯国家要求召开安理会会议。

当然，根据占领者的想法，当一个侵略者进行了侵略之后，联合国主要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机关是不应做任何事情的。对占领者和侵略者来说，联合国应该照常视若无睹，不要开会讨论这种情况。以色列侵略者讲中东的情况正常，好象没有发生占领，好象没有人权受到侵犯，好象以色列的监狱中没有挤满了被囚的阿拉伯人，而他还搞不清安全理事会为什么要开会来讨论这种情况。

我认为应该支付安全理事会所有这些会议和联合国所有其他机关及其专门机构会议费用的是侵略者以色列，正因为以色列的罪行，侵略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十多年，联合国才有必要表示关切，并反复开会来讨论以色列的罪行和侵略政策。

和往常一样，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第二个企图是妄想制造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误会。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忘掉了我们非洲兄弟是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他们自身的问题，正如阿拉伯人民把南非和其他南部非洲国家的解放当作自己的事业一样。

我不必提醒犹太复国主义代表注意最近非—阿最高级会议的宣言，前次我在讨论南非问题时的发言中已提到这个宣言。不过，我想一提非—阿最高级会议的政治宣言。非—阿最高级会议完全相信巴勒斯坦、中东、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是非洲—阿拉伯的事业，故决定：

“全面支援为反对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而斗争的人民，全面支援紧靠着对阵地区的援助民族解放斗争的前线国家。”（S/12298，第 10 段）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听到以色列代表说这个讨论占去了讨论南非问题的时间，他颇关怀，好象以色列也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似的。大家现在都知道以色列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头号盟国之一。在所有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决议和讨

论中，以色列的记录清楚说明了它的立场。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竟然企图歪曲秘书长在报告中说的话。据我所知，以色列代表说：

“难怪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描写‘巴勒斯坦全国宪章所反映出来的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态度’，是一个‘关键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对和平会议的成功希望是有重大关系的’。”（前面第22页）。

只要看一下S/12290号文件内秘书长的报告，就可以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代表是在设法歪曲秘书长讲的话。我面前就有秘书长的报告，他的话是这样的：

“显然，巴勒斯坦全国宪章（原来叫着“盟约”）所反映出来的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对巴解组织的态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实体在将来的解决办法中的性质和地位，都是一些关键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转变，对和平会议的成功希望是有重大关系的。”（S/12290，第20段）

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完全忘了以色列对巴解组织的否定态度，仅只记得巴解组织对以色列的态度。

这些只不过是我想了一下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发言之后的一些感想的例子而已。主席先生，允许我保留对他发言中的谎言谎语作更全面评论的权利。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向你保证，巴勒斯坦人民对联合国具有充分的信心和信任。我们有许多理由支持这份信心；我们的信任也没有误置。由于联合国的审议，而且是很有成效的审议，许多受压迫的国家获得了自由独立，现在已经正式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与其他会员国分担实现正义与和平的责任。主席先生，我们相信，在你能干而谨慎的引导之下，今天的审议将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目标，即获得正义与和平。

今天，安全理事会开会审议中东的局势和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1/62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报告(S/12290 和 Corr. 1)。

现在，我们应当审议秘书长的报告和大会的第 31/62 号决议。秘书长是为了遵行第 31/62 号决议，所以才从事同当事各方的代表和两位共同主席初步协商的重要工作的。他应埃及政府的邀请，并且在跟所有有关方面协商之后，决定了到中东地区去访问。

从报告的第一段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埃及政府采取了主动，这个主动反映出埃及政府真诚而坚决的想要执行大会关于举行和平会议的决议。

在我进一步讨论细节之前，让我们看看大会第 31/62 号决议是如何产生的。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大会审议了“中东局势”的项目。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在 A/31/270 号文件中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要跟他在 A/31/271 号文件中提出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一起读的，因为秘书长在 A/31/271 号文件所载报告的第 2 段中说：

“该决议〔第 3375(XXX)号决议〕的执行当然同联合国范围内为中东的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努力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努力均曾在秘书长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依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大会第 3414(XXX)号决议而提出的报告里……”。

我在此地想要说清楚的就是秘书长是按照大会第 3375(XXX)号和第 3414

(XXX) 号决议来采取行动的。

除其他事项外，大会请秘书长注意第 3414(XXX)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该项决议执行部分的第 4 段说：

“要求安全理事会执行宪章规定的职责，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按照适当的时间表，加速执行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一切有关的决议，旨在通过一项周全的解决办法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这项解决办法可由一切有关方面，其中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联合国的体制范围内，参加拟订，确保以色列会从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出，以及充分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并确保其取得这种权利。”

大会并请秘书长注意大会第 3375(XXX)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该项决议执行部分第 2 段说：

“要求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与其他与会者同等的地位，根据第 3236(XXIX)号决议，参加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努力、讨论和会议。”

秘书长只不过是执行大会交给他的任务，其中详细情形如下：大会请秘书长

“依照他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的倡议，与冲突所有各方及中东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恢复接触，为早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作准备。”（第 31/62 号决议）

因此，上面说得很清楚，秘书长是与冲突所有各方恢复接触，而巴勒斯坦人民是冲突中的一方。其实，大会已经决定“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并且认为“巴勒斯坦人民是巴勒斯坦问题的一个主要当事者。”

但是，我们在秘书长的报告中看到的是什么呢？报告的第 4 段说：

“目前最迫切的难题是参加会议的方式问题。阿拉伯国家的立场是，中东和平会议今后任何集会都应邀请巴解组织参加。以色列政府的立场是，会议应在原来的基础上召开……。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认为，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

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以色列却不肯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
(S/12290, 第4段)

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应该参加,这不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意愿,并且是大会的决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在此地指出,特拉维夫及其支持者决意破坏在联合国系统下寻求并获取和平的一切努力,而阻碍秘书长执行他的任务就是这项决定的具体表现。

在几个地方,秘书长表明,他发现各方面都明显的决心为和平而认真的努力。我们相信这一点,也希望安理会能相信这一点。但是,我们要重申,借参加的名义而使用各种手法来阻扰现在进行着的努力,也是极其明显。特拉维夫及其支持者决定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一定要把它们意志强加于人。照特拉维夫的看法,唯一可以跟巴勒斯坦人讨论和谈判的场所就是战场。让我在此引用犹太电讯社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每日简报中所说的话:

“以色列官员认为,昨天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在开罗通过的十五点纲领证明,不与巴解组织作任何接触的政策是唯一可能的政策。易茨哈克·拉宾总理在昨晚的电台访问上宣称,‘即使所谓的温和派的路线得到支持,恐怖组织依然操着大权,与他们是不可能举行对话的……与他们见面的唯一场所就是战场。’”

秘书长的任务是筹备一个和平会议,不是准备战争。易茨哈克·拉宾的目的是战争而不是和平;因此,依照特拉维夫的计划,秘书长的任务必须失败。秘书长的任务和拉宾的目的恰恰相反。

我参加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会议,到会的有293位来自世界各地,代表所有政治思想潮流和行业的人,就跟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在以色列占领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出席,因为他们参加之后就无法再回家——另一桩剥夺人权的事。是不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占领部队真的不放心,忧虑我们的弟兄会告诉我们和全世界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当局知道,那些巴勒斯坦人会要求加紧全面斗争,中止长期的占领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枝节问题?或者,是否犹太复

国主义者恐怕一个大秘密，即，如他们所指称，巴勒斯坦人是生活在所谓的天堂之中，会因此而泄露呢？

可是，我们英勇的弟兄还是想出办法来与我们通消息。数以百计的表示支持我们、与我们的斗争站在一起的信件，清楚的写着投信人的名字和地址，都到达了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我们的弟兄们呼吁，要巴解组织加紧努力，以结束他们在占领部队的铁蹄和刺刀下的悲惨生活。

本理事会刚才听到所谓的亵渎犹太圣地的文件等。让我在此引述洛夫雷达神父和科尔博神父的经验，他们曾经在圣地从事过考古的研究工作。洛夫雷达神父说：

“当我在挖掘时，我也在冥想，神游几千年。我发现，我在想，这位耶稣，一个许久以前的孤独的人，怎么样对那些无知和贫困的人讲话。

“为什么他的话到了今天还活着，还有力量？

“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问题。这里面充满了神的力量。我这样想。”

记者说：

“上个月，洛夫雷达神父躺在一辆引擎声雷动的推土机前面，为的是保存以前的文物遗产。

“许多年以前，他跟科尔博神父曾挖掘到一个古老而湮没了的教堂；它修筑的地点据说就是耶稣讲登山宝训的地方，是在走向加利利海的山脚下靠近迦百农的一个地方。

“以色列军队说，为了拓宽公路，以便载运更多的军队到北部与黎巴嫩接壤的某些边境，它必须将这个古老的教堂遗址毁去一半以上。

“洛夫雷达神父和科尔博神父循官方途径对此提出抗议。

“军队开了过来，要用推土机碾过教堂的遗址。

“这个教堂在十字军经过以前就存在了。在基督教的圣地朝圣团的最早记载中就提到了这个教堂。它是在四世纪末年由一些不知名的修道士建造的，距今约1,600年。军队说，为了维持和平，必须毁掉它。

“‘和平’，洛夫雷达神父愤怒的说，‘用军人、大炮、坦克车和推土机来谈和平。用1,600年的古老教堂来作和平的代价’。”

记者说：

“因此，这位出生是鞋匠之子的考古学家和神父就躺在推土机的前面。

“他躺在以色列军队的前面，他说，推土机要想毁掉这个古老教堂的遗址，它必须先碾过他这个乡下人的粗壮身躯。

“‘他们走了’，他说。‘我们以为我们胜利了。

“‘可是，几天之后，趁着我们不在时，他们来了。

“‘推土机来回几次之后，他们毁掉了好多世纪都没有毁掉的东西。有一半的教堂从此就消失了。

“他低沉而毫不觉羞惭的说，‘我哭了’。”

在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开会的前夕，我们针对我们在占领下人民的命运写了一封信给秘书长，内容如下：

“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指示，我提请你注意，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的拉马拉市和比拉市有着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

“为了抗议占领部队的监牢中的极恶劣的待遇，狱中的政治犯进行了绝食抗议。为了表示与他们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人团结一致，巴勒斯坦人民进行了四天示威。这就造成了现在的爆炸性局势。

“为了镇压这个示威，犹太复国主义警察采取残酷的暴力行动。他们向示威的人开火，并用沉重的棍子殴打示威者。到目前为止，这种野蛮的行为

已经造成十七名巴勒斯坦学生的受伤，其中十二人还在医院中，好几个骨折，包括头颅骨折，有六十四名巴勒斯坦人被占领部队拘留。

“此外，我奉指示，请你立即进行干涉，以期消除上述事件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长期的非法占领。

“谨致最崇高的敬意。”

这封信是在三月十日写给秘书长的。

我们巴勒斯坦人深知犹太复国主义者想要在我们的家园中消灭我们的阴谋。赫兹尔提议偷偷地把我们运出边境之外；但是，科尼格用一个很适当的字眼，他找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我们回忆起“最后解决办法”这几个字对纳粹和其受害者所具有的意义而为之战栗不已。

让我引述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十五点政治宣言里面的一点。它与此有关，它说：

“铭记着自第十二届会议以来，如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综合政治报告中所述，在阿拉伯国家间和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成就，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决定如下：

“(A) 重申巴解组织有权按照联合国关于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第3236号决议**独立、平等地参加有关巴勒斯坦事业、有关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一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这个权利是联合国大会自一九七四年以来一直承认的，特别是**第3236号决议**；

“(B) 宣布任何牺牲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或在他们不参加的情况下达成的解决办法或协定都是无效的。”

难道巴勒斯坦人民应当得到易茨哈克·拉宾的希特勒式的“我只与你在战场相见”的答复吗？

从这份报告中很清楚的可以看出，特拉维夫要想使历史和时间向后倒退。秘书长在他的报告的第8段中说：

“以色列政府坚决认为这项决议〔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是可以合法召开会议的唯一基础。”(S/12290, 第8段)

我们是否应该把以色列的非难解释为：虽然它今天的存在和能列席于此都拜大会决议之赐，它却不认为联合国的决议是和平会议的合法根据呢？

特拉维夫清楚的了解，瓦尔德海姆秘书长的访问是按照大会的决议。虽然他的访问用特拉维夫官方使用的字眼来说是“不受欢迎”，但他还是受到接待。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对于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也就是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的根据，表示过巴勒斯坦人的意见。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刚刚通过的十五点宣言中的第一点就是：

“1. 巴勒斯坦问题是阿拉伯——犹太复国主义冲突的实质和根源。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对其家园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全国委员会重申，它拒绝接受这一决议，并拒绝在阿拉伯立场上和在国际上考虑它。”

这不应使此地的任何人感到惊讶。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部主席法鲁克·哈杜米先生曾在本理事会发言如下：

“一九六七年六月，以色列又进行侵略，占领了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以及西奈和戈兰。安全理事会召开了会议以审查中东危机，但却忽视了冲突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说，忽视了巴勒斯坦问题。在它通过的第242(1967)号决议中只谈到所谓的‘中东危机’，既没有谈到巴勒斯坦问题，也没有谈到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和主权的权利。

“从此以后，大家平常只说‘中东危机’，有意掩饰、遮蔽、规避问题的实质，那正是巴勒斯坦问题。就为了这个理由，我们的人民拒绝接受这项决议，因为它不但没有纠正，反而错上加错，使不公正的事变得更不公正。也为了这个理由，我们的人民拒绝接受停战，并决心继续进行武装斗争。

“我们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重新开始武装斗争，那时我们的人民对于用和平方法恢复我们的民族权利和主权已不抱希望，宣布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解放我们家园，取得我们民族权利的唯一办法。

“我们比别人更了解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对手，比别人更有经验。我们知道，它的扩张主义目标是以它的落伍的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我们曾警告所有有关各方，联合国的决议如果限制了以色列的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它就会置之不理并要加以破坏。虽然中东地区的有些国家曾承诺遵守第 242 (1967)号决议，以色列就同它对待联合国以前的各项决议一样，完全不予理会。因此，要迫使以色列从阿拉伯的土地上撤出占领军队，另一场中东战争是无法避免的。就这样，爆发了一九七三年的战争。

“战争爆发后，安全理事会开会通过了第 338(1973)号新决议，这项决议同以前各项决议一样，没有提到巴勒斯坦问题，忽视了我们人民的民族权利。又一次，我们的人民拒绝接受这项决议，因为它只想处理一九六七年侵略阿拉伯各国所造成的影响，既没有提到我们的民族权利，也没有提到一九六七年以前我们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事。

“不仅如此，这项决议还要阿拉伯各国承认一个建立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的国家的国界，无论从历史渊源和国际法原则来说，这块土地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财产。尽管第 181(II)号决议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它究竟是以色列建国的基础，现在要阿拉伯各国甚至违背这项决议来承认以色列的国界，这叫人感到奇怪，也令人吃惊。

“难道说安全理事会忘记了吗？当它通过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时，正值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和一九七三年十月以前，当时，埃及、叙利亚、约旦同以色列还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状态从一九四八年以后一直存在的，而战争的原因正是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者狂热地企图消灭巴勒斯坦的存在和他们民族的不可剥夺的独立和主权的权利。难道说安

全理事会不知道一九四九年的停战界线是军事性而不是政治性的吗？

“难道说安全理事会不知道吗？以色列早已占领了联合国在分治决议——第 181(II) 号决议，以色列就是凭着这一决议加入本国际组织的——中要求建立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国的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难道不知道这种发生在先的侵略和占领，使得巴勒斯坦人民不能实现自决和在自己的家园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吗？”（S/PV. 1870，第 44-45 页）

在拒绝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进一步的考虑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里查德先生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本理事会中的发言，他说：

“当我一月十五日在安理会发言时，我指出，这个辩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来推动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谈判，但它也赋予我们责任，不要危害我们设法促成的谈判。我当时提请安理会注意，解决办法的三个要素或条件——我可以这样说，这也是几乎每个在这场辩论中发言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所承认的——中，有两个构成了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的基本原则，这项决议同第 338(1973)号决议，都已被承认为得到广泛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基础。

“然而，我也说过，我国政府象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一样，认识到这两项决议有其缺陷，它们没有考虑到第三个因素——在任何解决办法中，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必须占有重要地位的因素。

“我因此建议，安理会应该承认这第三个原则：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政治权利，包括他们表现其民族特性的权利。”（S/PV. 1879，第 18 页）

我要重复里查德先生说的话，那就是，许多其他国家认识到第 242(1967)号和第 338(1973)号决议是有缺陷的。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慎重并且负责的考虑了荷兰代表范德尔·斯图尔先生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代表共同体九国在大会上的发言，他说：

“我要强调，中东冲突的解决只有在巴勒斯坦人民实际表现其民族特性的合法权利能够实现之后才能达到。”（A/31/PV.7，英文本第23—25页）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S/12290）第16段中说“在万斯先生会谈期间，一致认为主要的实质问题是和平的性质、撤退和领土边界问题，以及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办法。”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桑德斯先生在一九七五年曾对美国参议院说：

“从许多方面看，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问题不是在最后的解决是否应该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利益，而是如何去反映。在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和平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大会第3236(XXIX)号决议所列明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获得承认并且实现之后，巴勒斯坦问题才能解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会已经在第31/20号决议中核定了一个方案。在向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主席和成员表示了感激之后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定该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是朝着实现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力的方向走的一个积极步骤，也因此是实现中东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的一个积极步骤。

我们信任联合国，相信正义终于伸张，和平将会到来。使我们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方案是实现和平与正义的一个有建设性的、积极的步骤。它所需要的只是本理事会的审议和通过。

最后，请容许我在此念出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日闭幕时通过的十五点政治宣言的第十一点，它说：

“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决定继续为恢复我们人民的民族权利而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人重返家园和他们的自决权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权利。”

主席：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对你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同时担任安全理事会三月份主席表示罗马尼亚代表团的衷心的祝贺。我想向你表示我们最诚挚地祝你执行这项重要职务成功；同时也表示我们深信在你的指导之下，安全理事会将能有效地履行责任。你可以相信我国代表团将给你一切支持。

我也要向联合王国代表詹姆斯·默里先生致谢，他上个月非常有效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

让我向主席先生和其他的发言人表示谢意，因为他们曾对我国和我国人民遭受到大地震和严重损害表示同情。这次地震中丧失了许多生命，物质损失也惨重。我国代表团深为体现人类守望相助精神的言词感动，我一定会将这些言词转达给我国政府。

在开始这个辩论时，安全理事会表示了中东和全世界对于必须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和平问题所感到的不安，世界这一部分的人民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已经深受苦难。事实上，中东冲突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可怕温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永远是一种威胁，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却是安全理事会的特别责任。

经过接触和协商，并鉴于过去三个月中有关各方采取的立场，我们可以说目前的局势对推行一项积极性的政治和外交程序，建立中东和平，比以往更为有利。在这方面，有关各方的领导人的最近声明和表态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鼓舞。他们强调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具有更实际的倾向和观点，更富有容忍的精神以及政治意志来寻找确实解决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

罗马尼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最近接到中东地区和平的可能性说，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中需要继续努力，我们今年即使对公正持久的和平没有一个最后的解决，至少也应有重要的进展。”

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给我们的报告中也认为，现在可能恢

复真正谈判，不管困难多大，我们不应失去恢复会谈的任何机会。我们完全同意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第22段所说的话：

“在现有的折衷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消逝以前，将它加以掌握，并协助各方将这种精神导入艰难的谈判进程，是至关重要的。”（S/12290）

我们相信，今天安理会的工作是协助各方在一个国际会议的基础上开始双边或多边的谈判，因而找出一种方法，经由谈判而达成公正持久的和平。

这使我想起召开日内瓦会议的问题，因为今年初举行的协商就是谈判这个问题。根据大会决议第31/62号的执行部分第1段，我们秘书长的工作是：

“依照他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的倡议，与冲突所有各方及中东和平会议的共同主席恢复接触，为早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作准备。”（大会决议第31/62号）

我想向秘书长祝贺，他履行责任时态度积极，要向他表示感谢，因为他热心努力为和平会议清除障碍。在他的报告第18段内他所作的评价是一种鼓励，这一段的大意是，“所有各方都诚心希望达到谈判解决”。关于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接着又说：

“重新召开和平会议的眼前问题，是巴解组织参加会议，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怎样代表的问题。”（同上，第19段）

罗马尼亚坚决相信，和平会议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所有各方都应该出席参加，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也应该出席。毫无疑问，巴勒斯坦人民问题的解决应该是中东冲突的在全面基础上切实解决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无疑地，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平等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谈判程序和达成安排既符合冲突的各方的基本利益，也有助于我们在这地区寻求的持久和平。我们相信冲突的各方现在就应以实际行动来体现他们对和平所抱的愿望，同时应认清这地区的实际政治情况，并按实际行事。

无待证明，中东冲突由于种种枝节牵连，是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我们完全相信这地区的人民有能力找出办法，达成协议解决冲突。但是经验显示，中东人民需要对这地区建立公正持久和平关心的各国提供积极和持续的支持。我们认为联合国提供了体现这种支持的最好的机关。同时，我们深信必须加强各国的一致行动，永远扫除制造紧张和冲突的根源。

因此，安理会的任务和这个辩论会的目标，应是鼓励继续不断寻求和平的道路。这一次我们在此开会是要告诉所有有关各方，他们必须展开谈判找出一个全面最终的解决办法。

在我们看来，安全理事会应紧急呼吁冲突所有各方和各国采取坚决行动，保证紧急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应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因此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也包括在内。

此外，安全理事会应请本组织的秘书长与冲突各方和有关各国继续保持接触，并将召开会议的进展情形通知安理会。我们相信，安全理事会，根据必将继续的接触和协商情况，可以重新研究召开和平会议的问题，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

如所周知，我国对中东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非常关心。我们相信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应遵照这地区人民以及其他民族的基本愿望和他们自身的利益，应能促进这地区所有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发展。

罗马尼亚相信，假如要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谈判解决的办法就必须有下面的条件为基础：以色列撤出一九七六年战争中所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必须没有例外地确保这地区所有国家的生存，领土完整和自由独立发展的权利。

要达到这一大目标——在中东建立和平——必须鼓励和发展已经展开的积极行动，必须所有有关方面努力促成全面解决所有问题所必需的条件。我们认为目前的辩论结束时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可能鼓励和加速中东问题政治解决的

进程。安全理事会，为了履行《宪章》所委托办理的任务，必须继续积极处理这个问题，密切注意发展情况和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并在可能时接受新的想法，探索适当的解决办法。

罗马尼亚代表团请有关各方的代表体现建设性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政治意志，使目前的辩论有助于中东和平和正义目标的达成。

我们坚决相信，恢复和平谈判道路上的障碍是可以消除的，冲突也可以由所有国家——最重要的当然是直接有关的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和平解决的。

罗马尼亚打算继续积极协助促进中东和平，并支持各种努力以谈判方式对这种冲突作政治解决，以期建立和平，使这地区的人民生活在互相谅解和友好合作的气氛中，而不再有战争的威胁。

巴顿先生（加拿大）：首先，我愿庆祝你，先生，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过去几天，你执行这些繁重任务的方式就是你所具高雅和其他优良品质的充分表现；这种优良品质，不但使你在本国受到尊敬，而且我们相信它一定能使你在这个机构中执行新的和进步的政策。

我还要向我的同事，詹姆斯·默里表示我们的感谢，他在二月份主席任内卓越而有幽默感地主持了我们的审议。

主席先生，因为你促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其他参与辩论的国家的代表不要做冗长的发言，同时又因为时间已经很晚，我的发言将力求简短，仅限于这一系列的会议的主要目的——即审议秘书长关于中东和平会议的报告。

我还要代表我国政府通过你，主席先生，向秘书长为了他在世界这个长期动乱地区谋求和平与安全所作的不懈努力，致以深切的感谢。他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就是他对一系列最复杂的问题竭力寻求适当可行的解决办法的证据，也是我们采取的行动还有困难和最后成功机会的清楚说明。我们称赞他的报告，并向他保证我们的充分合作。

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显然仍是任何可行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基础。而且很明显，该决议的各个部分都必须予以执行：必须举行谈判；必须从占领区撤退；所有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必须确信它们能在安全和公认疆界内和平生存。

我愿着重指出，第242(1967)号决议还强调不容以战争获取领土和

“必须致力公正及持久和平，使该地区每一国家均得安然生存。”

显然如果要使这一和平解决办法能够实际可行，就必须考虑到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愿望。

这个影响中东地区的新三十年战争始终是关于国际和平的一种威胁，因为战争的逐步升级和大国对抗的可能性始终是很明显的。所以亟应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召开和平会议。使我们感到鼓舞的是秘书长和其他方面都表示这一行动还有新的机会，希望各方面能按照秘书长的建议采取步骤，本着真正和解的精神改变彼此的态度，使这一行动成为可能。

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所要求的各有关方面之间的谈判是这个地区恢复和平和安全的最有效途径。问题如此复杂，我们决不能妄想其能够马上成功；但第一步却必须在日内瓦尽快实现。

我们诚恳希望，最近发生的事件和各方面发表的声明并不就表示立场的更趋强硬。可喜目前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是在由有政治家风度、态度温和认识有求取和平的迫切需要的人在领导，这是使我们感到鼓舞的。

最后，我只想说明一点，加拿大政府经过仔细考虑的意见是安理会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应预断那些非要经过谈判才能予以解决的困难问题，也不必再重申在目前情况下对我们大家的希望可能有相反结果的主张。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以最严正的态度表示各有关方面必须到日内瓦的会议桌上来谈。我们所应该做的是仅此而已。

主席：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对我个人的赞扬。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讨论安全理事会面前这个问题的实质之前，代表苏联代表团向你转达我们热烈的祝贺和最良好的祝愿，祝你在执行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的崇高职责上获得成功。阁下在贵国是以能干和开明的政治人物见知于人。我相信你在联合国里的新同事也必定能为了加强国际安全的共同努力而乐意同你合作。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一下，我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在联合国之内的关系都将表现出更积极的发展。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主席，詹姆斯·默里先生致敬，他在上月份很能干和有成效地领导我们的工作，而且还暂时使安理会做到了守时。

苏联人民获悉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遭受强烈的地震，造成很多人民死亡和重大的破坏，深感悲痛。对于这件事情，我希望向达特库大使和他的同事并通过他向罗马尼亚全体的兄弟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并祝愿他们尽快消除这一次灾害的一切后果。

安全理事会现已开始在根据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S/12290）审议中东的局势。这是报道秘书长同这个地区各直接有关当事方和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联合主席接触结果的一个报告。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1/62号决议进行了这些接触，其目的是在求尽快召开日内瓦会议。

大家都知道，这些直接有关当事方之一，事实上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已被邀请参加现在举行的讨论。

苏联一贯支持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以平等地位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通过有关巴勒斯坦人民命运的任何决定很明显是不能没有他们参加的——更不用说反对他们。从秘书长的报告里反映出来的他的商谈结果以及中东和这一带最近发生的事件，都再次证实这个地区的局势和以往一样还是很严重，充满着对和平事业极端危险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消除以色列侵略所造成的中东紧张局势的温床仍旧是真诚希望在这个地区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各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苏联方面已在尽其全力促进中东问题的公正和持久解决。苏联提议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并为此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是尽人皆知的。这些提议得到国际上广泛地认为是为达到这样的解决开辟明朗前景的现实和明智的提议。

从正在发生的一切事件来判断，我们认为续开日内瓦会议，越来越明显是一个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拟订和平条件的细节主要是冲突有关各方整体的任务，但是作为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联合主席和作为位于冲突邻近地区的一个国家，苏联认为它应当尽量就将来解决办法中应采的主要原则和方针表明它的意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于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苏联工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上讲话中已经说明了苏联关于解决此事的原则立场。

简单地说是：我们认为日内瓦会议的最后文件或其他文件都要以不容许以战争获取领土的原则和该地区所有国家独立生存和安全的权利为基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不可剥夺权利当然也要加以保护，这包括他们自决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这些讲和文件必须有要求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的规定。这个撤军可以不必立即实行，而可以譬如说定一最后的期限，在若干月内分期进行。此外必须明确划定以色列同其发生冲突的阿拉伯邻国之间的适当边界线，并宣布这些边界线不可更改和不可违反。

我们假定从以色列军队撤完的时刻起，以色列同冲突对方的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状态即可停止而开始和平关系。从此各当事方面即能共同负起义务，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和政治独立，并以和平方法来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

在即将划定边界的两边——当然要经有关国家的同意——都可以建立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单方利益的非军事区。在一段明确规定的时间内可在这种非军事区内调派联合国紧急部队或联合国观察员驻守。

会议的最后文件显然还必须有关于包括以色列在内的所有国家各种船只自由通过亚喀巴湾和蒂朗海峡的规定，以及埃及关于各国船只通过完全在埃及管辖下的苏伊士运河的声明。

我们认为，如果真要保证这一和平解决的条件时，是可以由缔结协定各当事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及苏联、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等国家来提供这种保证。提供保证的国家并可以在适当地区的联合国军事观察部队内派遣它们自己的观察员。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还肯定地认为在求取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时，各有关国家也可以考虑合作，对这个地区阻止军备竞赛的努力献出一份力量。我们相信，勃列日涅夫同志所表示的苏联意见反映了解决中东问题应取的原则和方向，一定能受到冲突的当事方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认真研究，帮助打破整个谋求中东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中的僵局。

我希望安全理事会根据秘书长的报告来审议中东局势确实会有一点助益。这个审议一定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注意中东这个对于和平事业充满严重后果的重要局势的注意，并对中东问题的全面解决作出非常肯定的贡献。它也一定能促进日内瓦和平会议的迅速召开，促使会议工作产生公正而有成效的结果。如果安理会展开的讨论，能够根据原则，针对中东问题的实质和和平解决的方法，就能够达到这个成果。

从近年来的经验中可以看出，谋求中东公正和真正的和平，切于实际的行动是重开日内瓦会议，因为它是专为这个目的而设的国际机构。苏联相信我们应该并必须继续加强努力，使日内瓦会议可以早日重开以求在会议中达成对大家都公平的全面解决。

我们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为了执行据联合国决定所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和准备作出各种有效的努力。同时我们认为，重开日内瓦会议联合主席负有特别责任。苏联是日内瓦和平会议联合主席之一，它将继续努力召开这个会议并协助会议以富有建设性和成效的方法执行它的工作。苏联代表团认为，这次安全理事会审议中东局势应该强调继续和加强努力为这个地区谋求全面解决并为此目的尽早召开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重要。

主席：感谢苏联代表对我的夸奖。

埃及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开始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很对不起，我不得不行使我的答辩权。

以色列代表对安理会理事国决定开会讨论中东局势表示极端不满，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安理事理事国不过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依照大会第31/62号决议采取这个主动。这个决定并不是如以色列代表所宣称，由埃及强加于各理事国。那是对安理会各理事国的侮辱。不过，以色列一向就是这样对待所有不完全同意它的人。如所周知，埃及同意安理会的看法，并且认为大会决议明确表示，安理会有必要召开会议，根据秘书长报告，辩论该地区局势。以色列既然反对关于和平会议的决定，当然希望安理会永远不开会。理由很简单，因为召开这样的会议将暴露它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以色列代表是否在这里暗示，安理会各理事国不是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外国的代理人？当然以色列希望看见的是：其他国家都听从它的命令，宽恕它的压迫行径，或者支援其扩张的费用。

以色列代表在我谈及其国家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的日益密切关系时感到极其烦恼和不安，我是能理解的。两个政权都没有否认这个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关系。其实它们都在吹嘘这个不仅是对南非人民，而且是对整个非洲犯下的罪行的关系。如果以色列代表真的对这个关系感到羞耻，我请他站在这里否认这个关系，或者宣布以色列将不会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那些关系是基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益，是基于杀害无辜人民、掠夺自然资源以及最可怖的——在核领域方面的相互合作关系。难怪以色列到最近才签署不扩散条约。

两个政权之间这种不顾后果的合作很容易把非洲和中东卷入一场核子大灾难。我这些话也是向那些为阻止核武器在世界上扩散而努力的人讲的。所以我不能了解以色列代表究竟要骗谁。要骗那些刚在两个星期前，其国家元首在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上谴责这种合作关系的非洲国家吗？我相信不是。以色列代表最好不要代表那些憎恶以色列的政策，并已经多次加以谴责的非洲国家讲话。在开罗举行的历史性的非洲——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结果非常圆满，他对此当然感到惊愕。

以色列代表谈及阿拉伯世界的分歧，但我相信最好的答案是，下列的敌对国家都有代表列席安理会：埃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约旦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所以，企图利用阿拉伯世界之间的分歧是徒劳的。他以前已经试过，但未得逞。

以色列代表谈及埃及面对的经济困难。不错，我们承认埃及是有经济困难。但这主要是由以色列过去三十年的侵略和征服造成的。这个论据由一个从建国以来一直靠外来捐款和赔款，或者靠掠夺该地区人民的财产来过活的国家的代表提出来实在是奇怪的。在这个国家里，货币贬值是每月的例行公事，经济方面的丑事层出不穷，负债率为世界之冠，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三十五，人民不顾所有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灌输的思想，陆续逃离这艘快要沉没的船。所以，以色列代表应该是最没有资格谈论其他国家的困难的人，尤其是最没有资格谈论埃及困难的人。

此外，以色列代表还企图使世界相信其国家政府称之为“对人有利的占领”或“历史上最佳的占领”的确实性。我相信全世界现在都认识到在中东的新纳粹分子对占领领土上的无辜居民所犯下的暴行。各国报刊都充斥着由那些目睹以色列每天照常进行其镇压行径的记者所写的文章。叙利亚代表刚才已提及其中一些文章。

但对我来说，其中一篇特别有代表性。我刚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一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看到。文章是由一个亲眼看到这些暴行的以色列人写的。但他感到很遗憾。作者是住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纳达夫·卡梅尔·卡茨先生。他是一名以色列士兵，现在住在美国。他说他亲眼在以色列看到同样的或更坏的违反人权事件。他叙述了以色列当局怎样夷平一个在西岸的巴勒斯坦难民营，他的部队指挥员怎样在西奈把一个老人枪毙。当卡茨先生对这些事件提出疑问时，头一件事的指挥员说，“我们怀疑他们是破坏者，而且他们是阿拉伯人”。

当他对第二件事提出疑问时，指挥员回答说：“那个人是阿拉伯人，你管他干吗？”

不幸的是，好象只有少数几个人关心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人权问题。现在，

全世界那些支持人权事业的人必须不要挑来选去，忽略了占领领土内数十万名无辜人民的命运。人权事业是不可分割的。那些在欧洲纳粹分子手上受了那么多苦的人今天竟然变成是中东的新纳粹分子，这是实在令人感到非常悲哀的。

以色列代表偏要提出美国国务院关于人权问题的报告。我现在面前有这份报告。但我只是准备略为谈及这份在以色列报上登了出来，好象是颁与以色列的荣誉奖章的报告。据以色列报纸自己说，报告指控以色列当局在镇压示威时滥用武力；毁坏房屋；驱逐居民立即出境，从而违反了日内瓦公约第四十九条，同时还未提出具体罪名便进行囚禁。我们却发现以色列代表在这里吹嘘其国家的人道和法律制度。但以色列报纸说，它相信该报告将被以色列批评，因为以色列称其占领为历史上最有利于人的占领。

以色列代表在这方面无疑地已使这家报纸失望。我建议他写一封信给这家报纸，否认对该报告有任何批评，因为他在安理会引用了该报告。

以色列代表在刚才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话，他说：

“关于各领土的监狱状况，最近国际红十字会的视察发现在以色列控制下的犯人生活状况倒还令人满意。”（上文第14—15页（英文本））

这是以色列代表在他的发言中所说的。但让我们看看所引证的这段在报告内的全文。国务院的报告第39段说：

“最近国际红十字会对监狱条件的视察发现在所有以色列控制地区的囚犯总数有3,000—4,000人，生活在满意的状况中。”

他干脆就把在以色列监狱中的犯人人数漏掉。所以，他甚至在引证的文字中也不诚实。

今天，以色列代表已经清楚表示，以色列拒绝让冲突的主要当事人，即巴勒斯坦人民得到公平的待遇。我可以向他保证，如果以色列坚持这种政策，该地区将不会有和平。同时，以色列必须对这种鲁莽政策所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起责任。

阿拉伯国家将毫不迟疑地使用所有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土地；和平将永不会是根据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的条件取得的。

主席：约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努赛贝先生（约旦）：我清楚知道安理会今天已开了两场马拉松式的会议，所以，我恳求各理事国容许我讲几句话。我将尽量简短。

正如安理会所记得，上个星期五我在安理会的整个发言的主旨和基本论调是吁请安理会和特别是两个共同主席为早日召开联合国和平会议而努力。所以，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听到以色列大使谴责我那个起码的提议，就是在安理会理事国中选出三个国家组成监察队，以避免面对面的谈判。我相信安理会也有同样的感觉。赫佐格大使应编造较好的借口来拒绝对简直是吞没占领领土的行径进行任何监察活动。这个借口幼稚到甚至以色列大使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以为程序上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也许是乐观的看法。从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我想谈判过程可能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在此期间，和平与持久的解决办法所依据的基本条件可能受到严重的破坏，如果不是受到不可挽救的破坏。这就是我建议设立一个临时监察委员会的理由。

我充分了解大会已经设有一个处理事实上是同样问题的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将继续按其任务执行职务，虽然以色列占领当局拒绝委员会进入占领领土。我国代表团所提议的委员会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委员会，无论如何是不会取代大会的委员会。

如果以色列认为我们告诉联合国关于占领领土及其人民的东西是连篇谎话，现在有机会——一个难逢的机会——让它以事实和数字，而不是以空话和谩骂来证实我们是错的。这些事实和数字的来源不管怎样说都是不能算是对以色列不友善的。

归根结底，整个问题是这样的：以色列要和平还是希望把占领领土吞没，变为殖民地？我们将不会匍匐乞求不正义不光荣的和平。如果以色列以为我们会这样做，那人家只好假定以色列仍没有了解我们，或者是不愿意了解我们。

我曾经说过：让我们不要把一场数十年的斗争变为一场延续数代的可怖斗争。

如果以色列认为不能接受安全理事会的委员会，以色列可以向安理会庄严宣告，它愿意暂停施行扣押、监禁、酷刑和以色列当局整整十年来一直干着的一切其他不法行为。遭受这些行径的占领领土人民充分知道发生的事情，并且有办法告诉安全理事会。

我将尽量简短地答辩赫佐格大使所讲的一些话。比方，他说阿拉伯国家利用或滥用联合国的机构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我想我们各国人民都觉得这是很刺耳的。我看这是双方唯一同意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人民在询问：“联合国在过去三十年为补偿我们的损失做了什么事吗？它有送回任何难民，执行任何一项决议吗？”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求安全理事会开会呢？因为安全理事会到目前还是显得无能和起不了作用。顺便指出，安理事今天晚上并不是奉埃及的命令开会的。它之所以开会是因为大会决议请求安全理事会审议秘书长的报告。我认为任何额外开支所需的经费都应由以色列政府而不是由受害者负担。

以色列大使说，占领领土经常发生的绝食抗议是因为不准他们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而引起的。我不想长篇大论去加以说明，因为我们实在有很多关于在占领领土的以色列监狱的事情的记录。我只需回答，这不是真的。那些绝食抗议是有其原因的。上星期五我在发言中提到以色列监狱里每个犯人分配到多少空间的问题。这些人都是因良心问题而被囚禁，他们不是罪犯。

以色列大使说，犹太人被人驱逐出阿拉伯国家。我确实知道——并且要向安理会保证——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是荣誉的公民。他们是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立后被引诱和恐吓回去以色列，住在遭驱散离境的巴勒斯坦人的家园。我清楚知道整个事实，因为我亲身经历过。我们没有把犹太人驱离阿拉伯国家。其实，如果有任何阿拉伯籍的犹太人愿意回来，阿拉伯国家今天愿意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来。

我下一点要讲的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我是能够原谅赫佐格大使的错误。

他驳斥了我所说的话，我说，哈拉姆谢里夫地区是伊斯兰教第一个朝拜的方向。哈里姆谢里夫地区是伊斯兰教第一个朝拜的方向。他大概是指那个清真寺是回教世界中排列第三的清真寺，但它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朝拜方向。不过，这一点我是会因为他不知道而原谅他的。

以色列大使提及耶路撒冷旧城犹太教堂被毁的事情。如果我们要破坏耶路撒冷旧城的犹太教堂，我们大可在阿拉伯统治的十四个世纪中去破坏。事实上，邀请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做礼拜和朝圣的不是任何其他国家，而是阿拉伯人和回教徒。有些犹太教堂结果怎样呢？顺便指出一点，旧城的主要犹太教堂并没有三十四间。不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差不多有1,000个地下组织）不顾犹太区居民的明确强烈反对而渗透进该区吗？他们简直把犹太人区变成战场。这就是有些犹太教堂遭受破坏的原因，对此我们感到非常遗憾。这是巷战的结果，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因为以色列指挥部决定把犹太区变为战场。

以色列大使还说，耶路撒冷在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繁荣的旅游中心。我要非常简单地提醒他，耶路撒冷在其历史上一向都是依靠从旅游和从朝圣者所得的税收和收入维持生活的。我们在过去称他们为“朝圣者”，不是游客。耶路撒冷一向是一个开放给任何希望来礼拜和祈祷的人的城市。事实上，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西岸和耶路撒冷被占领之前，旅游事业正在以想象不到的程度发展。

以色列代表企图使安理会相信他所说的话，他说，对于各种宗教及其信徒来说，这是最宽大为怀的占领和态度。让我在这里根据我们的了解说明在我们的历史中宽大为怀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各位代表都知道十四世纪前的奥马尔哈里发的伟大，或者应该说他的谦卑。在要祷告的时候，他极力拒绝在圣墓墓址前祈祷，恐怕以后的时代和以后世世代代的人里面比较无知的人们会侵犯圣墓在基督教中的神圣地位。直至今日，圣墓没有受任何人的侵犯。圣墓邻近有一间细小朴实的寺庙，叫做奥马尔寺。可惜的是，有的时候人们把它误作圆顶寺。这不是圆顶寺。圆顶寺同奥马尔寺是大大不同的。奥马尔寺是圣墓附近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奥马尔哈里发坚决拒绝在圣墓里祈祷后决定在这里祈祷。

不错，以色列大使曾说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讨论这个问题占据了安全理事会的时间。我要向他保证，我们绝大多数人民差不多花了他们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来讨论的，不是其他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及他们的生死存亡。他们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样；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后代将来会怎样。所以，我们之所以请求安全理事会开会，是因为我们希望为各国人民解决这个不过容忍的局势。

赫佐格大使说，约旦的东边构成百分之八十的巴勒斯坦，并且说这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本土。以色列大使是否在这里暗示；他要消灭另一个民族和另一个主权国家，即哈希姆约旦王国？他是否暗示巴勒斯坦人应放弃巴勒斯坦的土地，而到东边居住？我希望我是误解了他的说话的涵义。但当他说到巴勒斯坦的百分之八十是约旦时实在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让我们把巴勒斯坦人抛到东约旦去。这意味着某种侵犯约旦主权和人民的计划。

最后，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必须使其获得执行，必须禁止联合国任何一个不服从的会员国破坏和平与正义，甚至破坏联合国的真正基础，联合国是人类良心的表现，也是人类和平的护卫者。

我知道各项搞来搞去的决议都重申我们在十一月以来和在过去十年来听惯了的共同意见。但我希望秘书长已经要我们作出一个抉择。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僵局；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他是在请求安理会作出决定，朝着召开和平会议的方向迈进——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日内瓦或其他地方召开和平会议都是不可能的事。安全理事会必须打破这个僵局，这是它的责任。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这样做，谁可以去做呢？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以色列已经保留它的答辩权。

下午七时十分散会